



人间真情

和姥姥在一起的日子

■王晨

姥姥去世已有九年。姥姥去世后，我很少再去姥姥家，因为每次去，我都特别难受，有时还会躲起来偷偷抹眼泪。今年春节，我去姥姥家做客，发现院子里的樱桃树枯死了，心里更加难过。走到堂屋，看到姥姥的遗像，不禁鼻子一酸，仿佛姥姥还坐在堂屋里看电视，看她最喜欢的戏，而我还是那个懵懂无知、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，我大学毕业了，即将踏入社会，开始工作。如果姥姥还在，我想我到家会第一个奔向姥姥，跟她讲学校里发生的有趣事，就像小时候我从城里回家，第一时间奔向姥姥一样。

姥姥有三子三女，我妈是姥姥最疼爱的么女，妈妈没有远嫁，和姥姥住在一个村。从记事起，我就在姥姥家住，和姥姥形影不离，冬天还给姥姥暖被窝。记得和姥姥一起看电视时，姥姥总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我便让她去房间睡，然后偷偷看动画片。家里有好吃的，姥姥总会先想到我，给我留着。春天，院子里的樱桃熟了，姥姥会叫着我一起采摘，我拿着棍子在上面敲，姥姥拿着簸箕在地上捡。熟透的樱桃红红的，特别甜，和姥姥的笑容一样甜。

姥姥是个特别勤劳的人，把我几个舅和姨拉扯大不容易。姥姥心地善良，凡事总是替别人着想，她经常和邻居坐在一起唠家常，无论多大年纪的人，姥姥和他们都有话说，每次

聊完天回来，都特别开心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姥姥是一个性格开朗，可以带给别人温暖的人。对我，姥姥更是疼爱有加，我想吃什么菜，姥姥都会满足我，还会给我零花钱。姥姥不仅是最疼爱我的人，更是陪伴我度过青春期的人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还住在姥姥家。夏天的夜晚蚊子很多，也很热，姥姥总是在我躺下后，手拿一把大扇子，给我一下一下地扇，扇着扇着，就把我扇睡着了。虽然很热，但我还是喜欢搂着姥姥的腰睡觉，姥姥总是说：“别搂着我，太热了。”可我还是会搂着姥姥睡，因为搂着姥姥的腰睡觉，感觉既安全又幸福。

到了初中，我去城里上学，去姥姥家的次数少了，但每次回家，见到我妈第一句话总是问：“妈，我姥在家吗？”晚上，依旧是陪姥姥听她最爱听的戏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夏天晚上睡觉时，变成了我拿着扇子给姥姥扇，扇着扇着，姥姥就睡着了。

清楚记得2013年的夏天，我上初三时，姥姥病了。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姥姥的病慢慢加重，在外地工作的舅舅都回来了，大姨、小姨来得更加频繁。我心里开始感到不安，问妈妈后，知道姥姥患了癌症。慢慢地，姥姥吃不进东西了，一吃东西就会吐。听说姥姥想吃鸡蛋羹，我便学着给姥姥做鸡蛋羹，因为姥姥只有吃她想吃的东西，才能多吃一点点。每次放假回来看姥姥，看到越来越消瘦的姥姥，我都

会哭着跟我妈说：“我不想去学校了，我要在家照顾姥姥。”我姨安慰我说：“姥姥有我们在，不用担心。”可我每次回家，看到姥姥的病情都在加重。屋里放着一张大床，我还会搂着姥姥的腰睡觉，搂着搂着，会不自觉哭起来，我知道，这样的日子不多了。

回到学校，我脑子里都是姥姥患病的模样，给我妈打电话询问姥姥的情况时，妈妈总是安慰我，说姥姥没事。知道姥姥睡不好觉，学校放假那天，我特意去了县城大超市，给姥姥买了一箱脑白金，想让姥姥吃后能睡着觉，因为只有睡着的时候，姥姥才不会那么痛苦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回到家，见到姥姥没有躺在大床上，而是躺在一个小床上，身下垫着尿不湿，饭也变成了稀汤。由于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姥姥一侧的耳朵也溃烂了，真想替姥姥承受这份痛苦，可我能做的，也仅仅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伴她！

姥姥最后的日子，我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打电话，询问姥姥的情况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梦见姥姥去世了，梦是那样真实。我被吓醒了，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，熬到早晨，我立即给我妈打电话，可没有人接。我心跳加快，忐忑不安，原来那个梦是真的，姥姥真在那晚去世了。得知姥姥去世的消息，我立刻坐上通往镇里的公交车，在车上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

流。终于到了姥姥家的那个十字路口，我听到啜泣声如泣如诉，久久在村庄上空回荡。看着姥姥的遗像，我长跪不起，痛哭失声——

爱笑的姥姥，最疼爱我的姥姥，我的避风港，不在了……

和姥姥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最难忘记、最幸福的记忆。姥姥去世后，我上高中，上大学。世事变迁，万象更新，但没有改变的，是我对姥姥最深切的怀念。

人的一生，有惊喜，有感动，也有遗憾，亲人的离世让我们痛心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不让自己留遗憾，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
姥姥，我永远爱您！①8



百姓纪事

九十年代初，我大约七八岁，整天吸溜着鼻涕，不仅衣服破，袖子也被抹得油光发亮，仿佛上了一层明漆。对于一个馋嘴的孩子来说，零花钱几乎是没的，倘若有一点，那也是过年时积攒下来的皱皱巴巴的几毛压岁钱。如果跟爹娘要，愿望多半会落空，还会得到一句话：有本事，等收秋去捡黄豆卖啊！

夏收季节，捡来的麦子为啥不能换钱呢？因为农民是不舍得卖麦子的，一要交公粮，二要当口粮。作为一个孩子，无论捡得再多，也必须倒入自家的粮囤里——当然也有例外，除非偷偷行事，不被大人发现，否则肯定会挨一顿揍。

为了捡黄豆，那个秋天我跟花子姐跑了很多地方，河北沿儿、河南沿儿、寨荏子地等等，凡是有人种黄豆的田野，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。我们甚至还去过蓄水池边，那是早年生产队的遗迹，后来废弃了，统一分给了农民。可能是有水的原因，池边的荒草异常茂盛，一脚踏下去，鞋子立刻被绿色埋没，一些不常见的野生动物惊得四散逃窜，让人很受刺激。但那地方“紧”，据大人们说，池边埋了不少夭折的小孩，有人在晌午头亲眼见过穿着红棉袄的小孩儿在池子里蹦蹦跳跳。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心脏怦怦直跳，然而捡黄豆的贪欲大过了恐惧。那边种的黄豆确实多，遗落在地里的豆荚和豆子也多，可农民在收割时仿佛也害怕了，匆匆挥上几镰，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便赶快收工。

我们把捡来的豆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，把捡来的豆荚逐一剥开，金灿灿的豆

子捧在手里，再认真吹一吹上面的灰尘后装在一起。如果路上碰到别人拉豆子时掉下来的豆粒，那真是巨大的幸运，耐着扎脸扎手的疼痛，把它们抱回家，在院子里选一块净地，用棒槌敲打一番，除去秸秆，收获豆粒的喜悦不亚于金珠。

比劳动收获更吸引人的是意外之财，譬如挖田鼠洞，持锹掘进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洞口开始岔分，此时嘴里念念有词“东仓库西老鼠，一拐弯都逮住”，往西挖果然听见里面叽叽喳喳的叫声，待田鼠出来，一锹拍死，或者被它钻了空子逃掉，怅然望天长叹。然后再往东挖，大量囤积的秋粮就显露出来，收获的喜悦掩盖了杀生未遂的惆怅，赶紧装人袋子了事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太小，没有能力挖鼠洞，只有眼馋的份儿。

自家的豆子地一般是不去的，因为捡到的豆子要“交公”，除非爹娘把话说在前头，允许劳动所得归私人所有。那时候我们还没到必须干活的年龄，即使在农忙时不帮大人，也不会受到惩罚。大人人们的口头禅基本是“爱滚哪滚哪去，只要别捣乱就行”。

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懒人家的田地。记得村里有一个叫XX的，因为在家里是独子，父母娇惯，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，所以他家的秋田收割之后会剩下不少庄稼，每次只要他家一完工，大家就会蜂拥而上。与人一起来的，还有鸟和田鼠，只是人和动物错开了时间。

秋收结尾的时候，我们的捡拾工作也要结束了。大人们拉着架子车去粮站卖粮，

我们坐在上面或跟在后面，提着自己的收获去出售，这个时候粮站老板也会下乡来收。

记得那一年是我第一次捡豆子，恰巧就赶上了。为了防止老板欺骗小孩，我爷爷特地跟着我。我把豆子装在一袋小小的布袋里，布袋虽小但是沉甸甸的，仿佛有金子的重量。老板接过来，手插进布袋翻了翻，抬头看看我说：“我收了十来年豆子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。”

爷爷说：“还用翻吗，孩子是一个一个黄豆一个黄豆捡的，很干净。”

老板笑眯眯地称了称，连布袋的重量都没除：“一共十五斤半。”说完抬头看看我爷爷，又看看我，最后扫了一眼赶来卖豆子的老乡：“本来应该除去半斤布袋的，但为了奖励这孩子不作假，我给他按十六斤算。”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次我一共挣了十六块钱，那是我一个秋天的收获，也是我第一次挣钱。

那些钱归我所有，我忘了是怎么花掉的，但花得特别心安理得，特别踏实。

多少年后，我还记得那十六斤黄豆的往事，在欲望丛生的都市里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，每当我面临诱惑，想要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时，就会想起纯真质朴的童年。

或许我迷失过，偏离过，但想起那些豆子时，总能把拉回正道。在寂静的深夜，它们仿佛发出大地一般的声音，那是梦幻的声音，也是真实的声音：豆子比金子重要。①8

十五斤黄豆

■曾威